

· 理论研究 ·

论命门本体模型的科学推理与本体辨证模式形成^{*}

谷建军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北京 100029)

摘要:从科学发现模型理论出发,命门学说构建了命门本体模型,由先天模型和后天模型嵌套构成模型组,是形象模型与理想模型结合的一种思想模型。命门本体模型的建构特点有:采用理想模型化推理、运用远缘类比方法推演、属于分布式推理,是科学考察选择和试错的统一。命门本体模型在实践中获得检验,其标志是本体辨证模式形成。本体辨证以先天主宰后天为根本机制,体现了虚证的本质属性,是脏腑辨证的顶级辨证。明清时期本体辨证方法在慢病、大病和危重病证的辨治上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命门本体模型为内伤杂病的辨证论治提供了全新的理论内核,我们的任务是对这一模型和本体辨证理论方法系统整理、科学规范。

关键词:命门本体模型;本体辨证;模型化推理;脏腑辨证

doi: 10.3969/j.issn.1006-2157.2022.03.003

中图分类号:R223.1

On scientific reasoning of the noumenon model of *Mingmen* and the differentiation of noumenon^{*}

GU Jianjun

(Scho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Mingmen* theory was formed in the Ming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ientific model theory, *Mingmen* theory constructs the ontology model of *Mingmen*. The model group includes a congenital model and an acquired model, which is an ideological model combining the image model and the ideal model. The noumenon model of *Mingmen* is based on distributed reasoning, which integrates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and selection with trial and error. The model adopts ideal model reasoning and the remote analogy method. It has been verified in practice, and it has led to the differentiation of noumenon. This differentiation embodies the essential attribute of deficiency syndrome, and it is the ultimate differentiation of *zangfu* organs. The differentiation of noumenon was used to treat chronic disease, serious disease, and critical disease, which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noumenon model of *Mingmen* provides a brandnew theoretical basis for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treatment of internal injuries and diseases. Our task is to organize and standardize the model and differentiation theory in a systematic and scientific way.

Keywords: noumenon model of *Mingmen*; differentiation of noumenon; model-based reasoning; differentiation of *zangfu*organs

Corresponding author: Prof. GU Jianjun, Ph. D., Doctoral Supervisor. Scho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o. 11 Beisanhuan Donglu Road,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100029, China. E-mail: jianjingu88@163.com

谷建军,女,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藏象学术史、中医哲学史,E-mail:jianjingu88@163.com

^{*}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No. 20ZX002)

Funding: Beijing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No. 20ZXB002)

Conflicts of interest: None of the authors have any conflicts of interest associated with this study, and all of the authors have read and approved this manuscrip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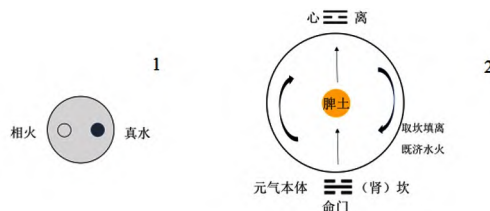
近年来,学术界对命门学说的理论研究较为关注,在其哲学内涵、医学内涵、发生学、理论框架等研究方面都有所进展。在肯定其理论与应用价值的同时,也提出了其所存在的一些缺陷,如这一学说本身思辨性过强,缺乏实证基础,造成“临床应用的不确定性”,推导出其在清代以后的衰落是必然的^[1];又或谓其是仿照理学宇宙论模式探寻生命的本源,是“一种对儒学的比附,并未带来传统辨治体系的真正突破与超越”^[2]。本文试从科学哲学史出发,以科学发现模型建构理论对命门学说做以梳理和建构,以便能够真实、科学地反映其本质和价值。

模型是科学哲学学科的一个重要概念,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提出了著名的“范式”思想,范式指科学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这一概念是库恩科学革命理论的核心。范式本质上是一种理论体系,“按既定的用法,范式就是一种公认的模式或模式”^[3]¹⁹。模型是范式提供的工具,也是对范式本质的最简洁直观的表现形式。科学模型的作用,美国学者 Ronald N. Giere《用模型描述实在》一文说,模型“是建立自然界的科学解释的核心……对模型的理解是理解科学的核心”^[4]⁴⁵⁻⁴⁶。命门学说本质上是一种科学模型,本文称之为“命门本体模型”,属于思想模型,其建构的过程和形式均符合科学模型的基本特征。加拿大学者邓巴(Kevin Dunbar)在《科学家怎样建构模型》一文中提出了科学模型建构的四个重要方面,即类比、意外发现、分布式推理和促进实验设计的认知过程^[5]⁹⁵。本文着重讨论这些方法在命门本体模型中的体现。

1 命门本体模型的基本结构

命门本体模型由两个模型单元组成,皆脱胎于周子太极图,主要借鉴了太极图的第二层坎离相抱图,又称水火匡廓图。一是由赵献可所建构的命门模型,见图1-1,表示真水、真火(即相火)统一于命门元气,二者构成水火既济关系^[6]⁷⁻⁸。二是孙一奎建立的命门模型,也可称为心肾相交模型,见图1-2,表示命门动气从下焦上行,在脾胃枢纽的斡旋下达于上焦心肺,孙一奎称为流戊就己、取坎填离^[7]³⁻⁶。在这个气化流行中,心肾之间也构成一个

宏观的水火既济关系,真水真火、真阴真阳在这个气化关系中流行于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以滋养周身(为保证模型的简洁性和表意的准确性,未使用赵献可、孙一奎命门模型原图,依据原图解做了修改)。



1: 赵献可命门模型; 2: 孙一奎命门模型。

1: Mingmen model of ZHAO Xianke; 2: Mingmen model of SUN Yikui.

图1 命门本体模型单元分解图

Fig. 1 Sketch of two units of the noumenon model of Mingmen

两个模型单元皆以命门元气本体为核心,前者嵌套于后者之中,形成一个模型组。模型组由多个模型构成,表明了科学模型的多样性,“对于复杂的研究对象往往不能只用一个模型,而需要同时建构多个模型,甚至需要构成联立模型组”^[8]¹⁵¹。本文将孙一奎、赵献可命门图合并,试作命门本体模型结构图,见图2。从合并的模型结构图分析,命门本体模型可分为两个基础模型,一是先天模型,由命门本体涵盖的元气、相火、真水组成,构成一个坎卦;一是后天模型,由心脾肾三脏组成(心为离卦),代表人的形体。先天之气在后天形体中周流,使坎离交济,生命不息,赵献可称为“主宰先天之体,流行后天之用”^[6]¹¹⁵。心脾肾三脏是命门本体模型的关键纽结,命门本体模型表达了人体生命运动的基本规律。

2 命门本体模型属于思想模型

科学模型的分类,大体有两类用法,即实物模型和思想模型。思想模型是对感性认识的进一步加工,“是指以意识的形态摹写或描述原型的性质、结构、功能或运行规律的相似性模型”^[8]¹⁴³。从命门本体模型结构和所表达的功能可知,其无疑属于思想模型。思想模型又可再分为形象模型、形式模型和理想模型。孙一奎、赵献可的命门形象图均大体描绘了肾脏的形态和部位,心脾肾三脏的位置也基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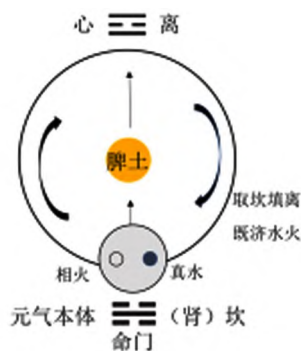


图2 命门本体模型结构图

Fig. 2 Structural diagram of the noumenon model of Mingmen

与实际相吻合,符合形象思想模型的表达方式;同时,命门、相火、真水等概念在现实世界并不存在,气化流行的生命运动规律同样也是思辨的结果,这些又合于理想模型的特点。故而命门本体模型是形象模型与理想模型结合构成的一种思想模型,以理想模型为主,形象模型为辅。

3 命门本体模型的建构特点

3.1 命门本体模型采用理想模型化推理

理想模型化推理又称理想实验,有译本译为“思想实验”,实际上是一种思维活动,“它在思想中把原型及对其实施的实验理想化,使之处于纯粹状态下,排除各种次要的和非本质的干扰”^{[8]180}。理想实验有别于实验室实验的是,它不需要实验设备,完全在思想中进行。如伽利略的惯性原理推导,即构造了一个既没有摩擦力,又无任何外力作用的永远运动的物体,库恩说这些概念、定律“在一个一切都是均匀或准均匀的世界中,永远不会受到观测与逻辑的挑战”,科学家的行为“就像他是生活在那种世界之中”^{[9]255}。库恩说:“因为概念是虚假的,用它的人容易变得糊涂。”但他又说:“我们不能找到概念本身的内在缺陷,它的缺陷不在它的逻辑一贯性方面,而在于它不能适合整个世界的精细结构,人们本来期望这个概念是适用于这个世界的结构的。”^{[9]256}中医理论的各类模型概念大都采用理想模型化推理,以较为纯粹的思辨建构于理想实验中,这是医学家们构造的思想世界,因而不能适合基于解剖学的人体精细结构。这些概念是虚假的,但不是不科学的,我们一直在用库恩所说的“本来期望”来否定这些概念的科学性,因为不理解这些科学的“虚假”,一面不得不使用它们,一面又质疑它们的科学性,甚

至要用那些现实的“精细结构”代替它们以使之更科学,反而南辕北辙,以至于越来越“糊涂”。

理想模型化推理是获得重大科学发现的重要手段,“这些思想实验改变了科学家关于世界的知识,并且正是它们能有这种影响,所以它们令人注目地聚集在像亚里士多德、伽利略、笛卡儿、爱因斯坦和玻尔这些伟人的著作中”^{[9]262}。命门本体模型就源于这种推理,毫无疑问,这一模型是中医理论的重大科学发现。如果因为其极强的思辨性而质疑、否定它,那么这个质疑和否定本身就违背了科学。

3.2 命门本体模型运用远缘类比方法推演

邓巴指出,类比是“科学思考的重要认知成分”^{[4]95}。类比包含两个成分,一是类比的对象,二是类比的来源,类比的方法是,科学家“将来源的特征描绘成对象的特征,通过在对象上描绘来源的特征,就有可能发现对象的新特征,或者重新安排对象的特征,以便发明新的概念”^{[4]95-96}。用这一方法衡量命门本体模型,可以看出模型类比的对象和来源切合度非常高。

从类比的成分看,命门本体模型类比的对象是人体生命运行的结构和规律,类比的来源是周子太极图,此图描述的是宇宙运行的基本规律。类比是科学家经常使用的一种方法,“科学家从一个领域汲取知识用到另一个领域,来填充他们关于正在研究的论题的知识的空白”^{[4]96}。“自然界的相似性是模型化推理的客观基础”^{[8]181}。邓巴用新西兰著名物理学家卢瑟福的原子结构为例予以说明,卢瑟福以原子为对象,太阳系为来源,论证了电子围绕原子核旋转的运动方式,这种类比“导致了他的知识大幅度重建,从而做出了科学发现”^{[4]96}。孙一奎、赵献可将太极图的结构特征描绘成命门本体的结构特征,因而赋予了后者在气化流行这一功能上,与宇宙运动规律相同的新特征;并且,两位医学家也对命门、心脾肾的结构及关系进行符合人体需要的改动,即“重新安排了对象的特征”,同时发明了新概念如本体,或赋予老概念如命门、相火、五行等新的内涵。在此我们也可以将命门本体模型与原子模型相类比,孙、赵的科学发现与卢瑟福并无本质区别。

在类比的方法上,邓巴说大多数类比“倾向于在表面特征的基础上进行类比”,即与相同或相似的实验、生物体等进行类比,类比所产生的“意外发现”如果形成系列,就可以推演出新的模型、假说或理论。这种类比称为局部类比,或可称为近缘类比。当近缘类比的“意外发现”不足以支持形成新的模

型、假说或理论时,科学家往往会采用远缘类比的方法,即超越对象和来源间的表面特征,深入到结构特征中进行类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相似处越少,越是在异中求同,类比的结果越是具有突破性、独创性。”因而远缘类比是一种高水平类比,“是对象之间深层联系的相似”^{[8]183}。这种类比可以使知识得到大幅度重建,对科学发现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命门本体模型的推演即属于远缘类比。中医的基本思维方法是取类比象,用天人相应的理论将人体结构功能与天地自然类比,以获得人体生命、疾病规律与养生、治疗规范,事实上是在缺乏实验手段的条件下所采用的一种高水平、高层次远缘类比,是科学发现的重要方法,绝非一般所认为的那样朴素、原始。康德曾经说过:“每当理智缺乏可靠的思路时,类比这个方法往往能引导我们前进”^{[10]147}。

3.3 命门本体模型建构属于分布式推理

在认知科学中,科学模型的探索与发现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来源,就是分布式推理。邓巴指出,“科学中的推理和发现,是由一批科学家而不是个别科学家作出的”,分布式推理是“一个以上的人对其中推理环节做出贡献的推理”^{[5]104}。命门本体模型的建构过程完全符合分布式推理的特点。如果从起源时期开始算起,这一模型的建构历程极为漫长,从《难经》提出右肾为命门、系原气始(见《十四难》^{[11]32}、《三十六难》^{[11]62}),经历了几个重要节点,如宋徽宗《圣济经》的肾本元说^[12]、陈无择的君相一体论^[13]、朱丹溪的相火论^{[14]45-47}、薛己的化源论^[15]等,每一个学说都构建了一个小模型,均为命门本体模型的最终形成做出了各自的贡献。模型建构“不是单一的认知过程”,单一的意外发现难以促成分布式推理,“新模型是经过由不同的认知机制的多样性而引起的一系列小的变化后才出现的”^{[5]105-106}。在这一系列成果的积累、奠基之下,最终由孙一奎、赵献可、张介宾分别将模型完善、解释并付诸应用。“当系列意外发现出现时,就会有大量的分布式推理,因此不是一个科学家喊找到了,而是许多科学家在喊。”^{[5]105}这些不同时代的学说围绕相同的主题,按照历史时间线构成了一个系列的意外发现,这些发现也往往是更多应用远缘类比的结果,科学家“通过把不同的成分加到模型上来建构新模型”^{[5]105}。因而新模型的获得绝不是偶然的,是对前期成果不断总结、整合、创新的结果。

在分布式推理的过程中,邓巴又特别强调了科学家学术背景的多样性,这是“分布式推理何时和

是否将成功的重要条件”^{[8]219}。只有学术背景多样,才能推出不同类型的类比,有利于更好地解决问题,“如果所有的科学家都来自同样的背景,要他们产生假说就是困难的”^{[5]105}。命门本体模型的形成过程中,对医学家学术背景要求是非常高的,宋徽宗融合了儒道思想,朱丹溪运用了理学思想,陈无择融通儒家与佛教生命观,孙一奎、赵献可、张介宾的模型建构俱汇通儒道佛三教学理,这些名家均为学养深厚的多学科领域学者。可见历史上中医重要理论模型的建构皆由科学哲学家完成,这是科学哲学史给我们明确揭示的,同时也为中医理论的创新发展提出了较高要求。

3.4 命门本体模型建构是选择和试错的统一

模型化推理是一种具有时间延展性的科学活动,“科学活动的考察表明,科学模型的建立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而要经历一个尝试、选择、试错、改进、完善的过程”^{[8]215}。模型具有易变性,会随着时间推移发生改变,“有可能验证和充实最初的模型,也有可能修正和推翻原有的模型”^{[8]151}。宋以后各学说学派的争鸣充分体现了模型的易变性,也正是科学推理过程中选择和试错的外在呈现。在命门本体模型的建构中,医学家运用自身的学术积淀确定合适的推理来源,再将其与人体结构、功能进行类比,得到推理结果,之后的医学家或依据理论,或基于临床实践,在其基础上再进行修改、增补,使模型逐步完善,这是一个扬弃的过程。例如相火的位置和作用,历来说法不一,陈无择的君相一体论,其以君火为生命本源,朱丹溪则将本源改为相火;朱丹溪提出相火在下焦,位于肝肾二部,孙一奎却将其置于上焦;赵献可又将相火归属命门,与真水相对待,共同构成一太极。随着相火内涵外延的不断补充修正,这一概念的面貌也越发清晰,在模型中的作用越发重要。直到清代,命门本体模型仍在被不断修补,加入新的元素,如郑钦安万病一气说、补坎益离法等,“模型与原型本质上的相似性在变动的过程中不断深化”^{[8]151}。

科学模型建构是选择和试错的统一,模型系列中的每一个学说节点或曰小模型都可能会不精确,甚至出现错误,在不同的学术背景下,科学家之间的意见分歧也是极为正常的,“科学的进步并非通往单一真理的简单直线”^{[3]5}。因而需要用发展的、全局的眼光看待这些节点,不能随意否定与批判。对于跨越时间较长的模型,“我们当前研究的目标是,确定这些科学模型建构的不同方面,怎样整合起来

而产生新的模型”^{[5]106}。目前对命门学说众说纷纭的主要原因,是这个模型跨越的时间过长,涉及的节点过多,学术分歧更支离,并且直到民国时期,也未见任何一位医学家对这个模型进行全面整理与规范。故而当前我们的任务已经十分清楚,即在科学哲学模型理论指导下,对这一学说建构的模型进行系统整理、科学规范。如前述,命门本体模型构造较为复杂,笔者将另撰文解析其科学内涵,在此不予详述。

4 命门本体模型的实践检验——本体辨证模式形成

“一个模型的优劣不是看它是否完全忠实地反映原型的各个方面,首要的衡量标准是看它能否令人信服地解决问题”^{[8]150}。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在科学模型推理的标准下,结合中医理论自身的形上化特点,若再行质疑命门学说的实证性,显然是不必要也无意义的。命门本体模型的建构带来了一个脏腑辨证的极大变革,即形成了本体辨证模式,这就是作为科学模型的最重要的目的和作用,应用于实践,并在其中得到检验与反馈。

命门学说的主要贡献是建构了人体生命气机运行的基本模型,明确了元气的构成、作用和在人体中的运动形式,进而解析了元气不足的病机和辨证,并据此论治。依据命门本体模型形成的辨证方法可以称为“本体辨证”,这一方法影响极为深远,为明末、清代内伤杂病辨证的根本方法、核心方法,为内伤病的辨证论治做出了重大贡献(实际上本体辨证也涉及了部分伤寒、温病的辨治,但笔者尚未进行系统整理研究,故本文暂不讨论)。

4.1 本体辨证的根本机制——先天主宰后天

命门本体模型分为先天与后天两个基础模型,其中先天太极自成体系,后天在先天主宰下又构成一个宏观的太极图,故本体辨证应从先后天两个层次进行讨论:一是先天失调,即赵献可、张介宾所谓火衰、水亏。在真水、真火的水火既济层面,若元气自身亏虚,可使真水、真火关系紊乱,造成火不足而水气化无权;又若真水不足,同样使水火既济关系失调,可见相火妄动,实质是元气本体化源不足。先天失调所见证即今肾阳虚与肾阴虚证。二是后天失调。基于心肾相交的气化关系,若命门本体亏虚,可使心肾不交,气化流行出现障碍,进而脏腑形体皆可出现各种病变,而作为纽结的心脾肾三脏所受影响最大;反之,脏腑形体的病变亦皆可致本体受损。

4.2 本体辨证体现虚证的本质属性,是脏腑辨证的顶级辨证

先天元气是五脏六腑之本,是生命的本元、本体。孙一奎说元气禀于有生之初,“此原气者,即太极之本体也。”称为动气,是生生不息之意,“盖动则生,亦阳之动也,此太极之用所以行也”^{[6]6}。元气与动气是体与用的关系,即体即用,体用同源。赵献可则将真水、相火统一于命门,合为一太极,“此一水一火俱属无形之气”^{[6]8},在人身日夜潜行不息,“阴阳者,虚名也;水火者,实体也”^{[6]15}。真水、相火即真阴、真阳,共同成为元气本体的组成部分,“火为阳气之根,水为阴气之根,而火与水之总根,两肾间动气是也”^{[6]24}。

命门本体模型将元气、真水、相火等概念统一于一体,使人体五脏五行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真水、相火因其本原属性,不属于五行并高于五行。由于本体的主宰化生作用,真水真火与木金水之间已经不再完全遵循原五行生克关系(从逻辑上推论,真水、相火化生五行,因而二者与五脏五行之间应不存在相克关系,且二者基本替代了原心火、肾水的功能作用进入五行关系层面,使原有五行关系被打破并重建^[17]),除原有的水生木外,赵献可又提出了水养火,指先天真水养真火;水生金,指肾水养肺金(此处肾水统指真水与真火);火生土则释为相火生脾土;心火则由相火滋养。先天水火主宰后天五行,一损俱损,一荣俱荣。郑钦安提出“万病一气说”“病有万端,发于一元”“一气盈缩,病即生焉,有余即火,不足即寒”。其总结仲景立法,曰“只在这先天元阴、元阳上探取盛衰,不专在后天之五行生克上追求”^{[18]11}。论治上亦主张从扶本元入手,“用药以治病,实以治气也”^{[18]422-424},“治之但扶真阳,内外两邪皆能灭,是不治邪而实治邪也”^{[18]344}。先天主宰后天,命门本体高于并主宰各脏腑组织器官,故虚证的本质是命门本体的亏虚,本体辨证与其他脏腑辨证有本质区别。在命门学说形成过程中,命门与肾已经合二为一,因此命门本体辨证也可归属于脏腑辨证,并进入辨证顶端。

4.3 本体辨证面向慢病、大病和危重症

命门本体论形成以后,明清医家多从先天论治后天,以真阴阳、真水火为立命之本,本体辨证在慢性病、重大疾病、危重症的辨治上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赵献可《医贯》卷四、卷五为“先天要论”,卷六为“后天要论”,其中“先天要论”记录了痰证、咳嗽、

吐血、喘证、咽喉痛、眼目病、口齿病、耳病、消渴、胀满、噎膈、泻利、大便不通、小便不通与不禁、梦遗滑精等多种病证的辨治;“后天要论”只收录了伤饮食、中暑、湿、疟、痢疾数种,二者相较收录病种数量上有明显差异。且“后天要论”也处处体现先天主宰后天之意,强调补先天元气为要,如谓“先后天不得截然两分”“后天脾土非得先天之气不行”,补土须“随母而补,故欲补太阴脾土,先补肾中少阳相火”^[5]114-120。

清代医家冯兆张亦从本元出发,论病皆以先天为要,其云:“圣人尝制药方,总为保全此气。”有感于时医不查病情,勿审寒热,“一遇发热即为疏散,疏散勿效消导继之”“和解、寒凉、迟利之药杂然而进”,若无是病则使“元气受伤而日困矣。”此时若能急于培元固本,“尚可留一线之微阳”,反之,“设或因喘而治痰理气,因惊而清热镇心,势必将丹田所剩依稀之元阳消磨而丧尽”,致病者身死而后已。因制全真一气汤,用熟地黄、麦冬、白术、牛膝、五味子、制附子,参汤冲服,可先后并补,纳气藏元,金水相生,使“真阳能交于下,真阴自布于上”,得既济之象,为“土金水一气化源之药”。此方用于治疗中风大病、阴虚发热、吐血咳嗽及一切虚劳重症,“活人甚众,见功甚速,取用甚多,去病甚稳”^[19]。郑钦安则善用经方治疗大病重症,《医法圆通》收录心病、肺病、脾病、肝病、肾病、七窍病、喘证、呃逆、痢疾、胀满、中风、癫狂等50余种内伤病,求本之治皆以先天为重。如中风一证,郑钦安主真阳虚衰,“治之但扶其真元”“是不治邪而实以治邪,未治风而实以祛风,握要之法也”,若要专主祛风化痰,则更伤本元,“每每酿成脱绝危候”^[18]344。

命门本体模型是历代医学家在思想实验中进行科学推理的成果,并在反复的临证实践中持续检验与修订,其形成过程和模型构造均符合科学模型的基本特征。这一模型一方面在人体生命本源问题的探讨上达到了本体论层次,另一方面也为内伤杂病的辨证论治提供了全新的理论内核,进而形成了本体辨证,为脏腑辨证的顶级辨证模式。从先天主宰后天出发,明清时期本体辨证在慢病、大病和危重症的辨证论治上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尽管清代至今一直不乏否定命门学说的声音,当前仍需从科学哲学史出发,正视这些分歧,对这一模型和所形成的辨证论治理论与方法进行系统发掘研究。

参考文献:

- [1] 王维广,陈子杰,王慧如,等. 命门学说理论框架变迁及其原因的历史考察[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16,39(8):624-629.
- [2] 刘鹏. 医学儒学化与明代医家身体观转型[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20,43(9):714-717.
- [3] 托马斯·库恩. 科学革命的结构[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9.
- [4] RONALD N. GIERE. 用模型描述实在[M]. 于祺明,王天思,主译//LORENZO MAGNANI, NANCY J NERSESSIAN, PAUL THAGARD. 科学发现中的模型化推理.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45-46.
- [5] KEVINCE DUNBAR. 科学家怎样建构模型:作为科学思维窗口的科学聚会[M]. 于祺明,王天思,主译//LORENZO MAGNANI, NANCY J NERSESSIAN, PAUL THAGARD. 科学发现中的模型化推理.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93.
- [6] 赵献可. 医贯[M]. 晏婷婷,校注.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2:7-8.
- [7] 谷建军. 论宋以后肾藏象体系的形上化去实体化路径[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20,43(1):21-26.
- [8] 于祺明,汪馥郁. 科学发现模型论[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151.
- [9] 托马斯·库恩. 必要的张力[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255.
- [10] 康德. 宇宙发展史概论[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147.
- [11] 滑寿. 难经本义[M]. 李玉清,李怀芝,校注.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9:32.
- [12] 赵佶. 宋徽宗圣济经[M]. 李顺保,程玫,校. 北京:学苑出版社,2014:118.
- [13] 陈无择. 三因极一病证方论[M]. 侯艳如,校.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2:76.
- [14] 朱震亨. 格致余论[M]. 施仁潮,整理.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1:45-47.
- [15] 王纶. 名医杂著[M]. 薛己,注. 王振国,董少萍,整理.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6.
- [16] 孙一奎. 医旨绪余[M]. 韩学杰,张印生,校注.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8:6.
- [17] 谷建军. 论明清时期命门本体论形成与五行关系的重构[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20,43(12):980-984.
- [18] 郑钦安. 郑钦安医书阐释[M]. 唐步祺,阐释. 成都:巴蜀书社,2006:11.
- [19] 冯兆张. 冯兆张医学全书[M]. 田思胜,整理.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569-571.

(收稿日期:2021-08-11)